

婚纱照

薛舒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婚纱照

薛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纱照/薛舒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58-1371-5

I. ①婚… II. ①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0203 号

婚纱照

薛舒著

责任编辑/杨柏伟 邢侠

技术编辑/丁多

装帧设计/杨钟玮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o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20,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371-5/I·376

定价: 30.00 元

目录

母鸡生活·····	1
谁让你叫“叶尼娜”·····	66
哭歌·····	145
鞭·····	210
婚纱照·····	256

母鸡生活

一 金裁缝

金裁缝的铺子开在刘湾镇东市街中段，东市街头上有百货店、棉布店、五金店和新华书店，东市街后半段里有豆腐店、肉庄、鱼行和切面铺子，裁缝铺子处于中段黄金地带。有人在左边的棉布店里买了布料，出店门就把布料直接送到了隔壁的裁缝铺子里。一般情况下，金裁缝接下来客手里的布料，并不如一般的店家那般面带笑容，金裁缝的脸上基本保持一贯的严肃。他严肃地问：做啥衣裳？

客人报上心仪已久的衣服款式，金裁缝综合总结客人的意见，说出一句：哦，是军便装。客人赶紧纠正：也不是，贴袋不要，领头也不用中山装领头，还有钮子，也不要老样式的。金裁缝便伸出握剪刀的大手在空气中一摆，客人立

马停了嘴，把发言的机会让给了金裁缝。金裁缝扯下挂在脖子上的一条黄色皮尺，笃悠悠说：衣裳的样式再是变，也只是变在领口、下摆、贴袋啥的，裁剪还是一样，依讲的那种样式，领口是要用大方领的，斜插袋，不锁钮洞，装拉链，对哦？

来客便连连点头：对对，我想做的就是这样子的衣裳。

金裁缝对自己的判断十分满意，便拿出客人带来的布料，“哗啦”一下抖开，横竖一测，然后对着客人伸出捏着皮尺的手，于是，客人就自觉地托开双臂，在金裁缝的指点下转身、抬胳膊。黄色的皮尺在客人身上比划丈量一通，金裁缝便一五一十地把胸围、臂长、衣长等数字记录在一本破旧的田字格本子上，本子里夹着一张复写纸，记下尺寸后，一张给客人带走，下回来拿衣服时作凭证，另一张，是留给自己的存根。

量完身材，金裁缝就要和客人商议用尼龙拉链还是不锈钢拉链，羽纱衬里是用藏青的呢，还是用铁灰的。对这些细节，金裁缝也是一丝不苟的。要是女客人来做衬衣或者裙子，他就会提议，小碎花的确良衬衣领口应该装上白色的网纱花边，那就很时髦了……客人得了提示，便到右边的百货店里配了拉链、花边什么的，再送回裁缝铺子，然后才拿着取衣单走了。金裁缝从没有收取定金的习惯，他是明码标价，单上衣做工8元，裤子6元，带隔里的上衣10元。价格公道，从没有人提出异议，只等到了日子来取衣就是。

金裁缝虽然年岁不大，但他的脸自始至终是严肃的，看起来倒像一个不苟言笑的老资格裁缝。金裁缝的铺子小归小，但也有里外两间房，外间做了裁缝店面和作坊，里间是卧室。叫卧室是有些过于抬高了这间仅仅五平方米的屋子的档次了，那只能叫杂物间。除了铺着一条薄被子的一张单人床以外，就是几个装满碎布片的蛇皮袋，一把用碎布条子扎的拖把，还有一个泥迹斑斑的木桶、一把铁锄。金裁缝除了做裁缝，还有一项干农活的业余爱好，他屋后的那块自留地里，就种了四季蔬菜，春有蚕豆香莴笋，夏有黄瓜紫茄子，秋有青菜红萝卜，冬有芥菜塌棵菜。金裁缝的一把铁锄和一把粪勺，就是用来侍弄这些四季蔬菜的。金裁缝一个人的餐桌上，便顿顿有新鲜的五色蔬菜，日子过得勤勉而富足。

金裁缝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养鸡。在他那间逼仄的卧室里，搭了一个半人高的鸡棚，里面养了三只鸡。这三只鸡全是母的，并且已到了产蛋的成熟期。金裁缝是只养母鸡不养公鸡的，养母鸡的好处在于可以收获鸡蛋，只是三只母鸡也让金裁缝的铺子里整日充满了腌制品发酵的气味。顾客们从金裁缝这里拿回新衣服穿在身上，总是隐约闻到衣服里有一股排泄物的酸滂气味，一个礼拜都消除不了。当然，金裁缝自己身上，也是沾染了母鸡们的腥臊气味的。顺便说一句，金裁缝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大概与他身上的鸡屎味是有关系的。还要补充一句，金裁缝做裁缝十年，家里的鸡始终保持三只，并且都是母的，这一点，正说明了金裁缝是

个意志坚定、从一而终、决不见异思迁的裁缝。这么好的男人，却至今孑然一身。

再来说说金裁缝的三只母鸡。体形最肥大的是芦花鸡，每天昂首挺胸徜徉在并不宽敞的裁缝铺子里，“咯咯”的叫声时时刻刻地穿插在金裁缝与来客的攀谈声中，好似这两间屋的主人是它而不是金裁缝；那只比较瘦小的长脚细腿短尾巴白羽鸡，显然没有芦花鸡精神，且总是被芦花鸡欺负，常被它抢去到嘴的食，夜晚进棚后，也是缩在角落里，可怜见儿的很；另一只是黑毛鸡，全身乌黑，个头介于芦花鸡和白羽鸡之间。从体形上来说，黑毛鸡也不是芦花鸡的对手，并且长了一身黑杂毛，当属相貌平平。但黑毛鸡很聪明，它懂得迂回的策略，它从不和芦花鸡抢食，它决不是一只目光短浅的鸡，它成长于裁缝铺子，却放眼于整个刘湾镇东市街，它的足迹踏遍了豆腐店、切面店、肉庄和鱼行门前开阔而富饶的土地，它的脚步因此而充满自信。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黑毛鸡。由于黑毛鸡是一只有改革精神、勇于开拓的母鸡，所以，黑毛鸡完全没有依赖金裁缝的施舍，也没有在方寸之地上与同胞们争抢生存之源，而它的生活水准，却远远超过了驻守在家的芦花鸡和白羽鸡，最重要的一点，也是金裁缝纵容黑毛鸡到处游走的根本原因是，不管黑毛鸡出门溜达得多远，每天上午 10 时准点，它一定会回到东市街中段的裁缝铺子里，产下它每日雷打不动的一枚红壳大鸡蛋。

金裁缝分别叫三只母鸡“大花”、“二黑”和“小白”。大花肥壮有力，虽然不是产蛋能手，但显然日后可以杀肉吃。二黑脚头散，却日产一蛋，绝不偷工减料。小白的生产能力是最差的，但小白漂亮，雪白的羽毛像丝绵，还老爱在金裁缝脚跟边缠来缠去，便也一样得了金裁缝的疼爱。三只母鸡恰是如金裁缝的三个老婆，它们是相貌不同、性格不同，但也各有千秋。大老婆似是出身名门，体态壮硕，只可惜生养不力。二老婆相貌不济，但优点明显，传宗接代的能力非凡。至于三老婆，那完全是因为人家长得漂亮，会撒娇发嗲，当然，也就得宠了。但总体来说，金裁缝对待三只母鸡还是一视同仁的。在金裁缝养母鸡的历史上，远远不止这三只，但毕竟，鸡的寿命不能和人比，所以，金裁缝开裁缝铺子的十年间，已经养了多少拨母鸡，刘湾镇上的人们是记不清了，并且，过去养过的那些鸡，金裁缝是怎么称呼的，人们也是一概地忘了。人们只知道，目前，金裁缝的三只母鸡，就是大花、二黑和小白。

二 王阿姨

王阿姨是切面店的老板娘，刘湾镇上的男女老少都叫她王阿姨。王阿姨过去是镇上托儿所里的阿姨，后来，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刘湾镇上，王阿姨的男人朱山便成为了刘湾镇上的第一批个体户。他们开的是夫妻老婆店，卖的是有粗有细

的切面和和有大小的馄饨皮。切面店里的工作分工明确，男人负责采购、运输面粉，女人负责站铺子卖切面。现在，王阿姨早已不再是托儿所阿姨，她是切面店老板娘了，可刘湾镇上的人们还是习惯叫她王阿姨。

刘湾镇人很少在切面店里看到朱山，朱山凌晨三点半就骑着自行车到黄浦江边的浦东面粉厂，进下两大袋富强粉，然后驮着面粉骑车回到刘湾镇。卸下面粉时，天就亮了，天一亮，朱山就回家睡觉去了，接下来的工作，全是王阿姨的。

每天早晨五点多，王阿姨就开始做切面了。她往切面机的铝斗里倒进面粉、再加入适量的水，然后伸出沾满面粉的白手合上电闸，切面机轰隆隆地转动起来。搅拌好的面团变成一条宽宽的面皮履带，滚过切面机中段，进入切面机尾部，二十分钟后，切面机尾部口子里，便绵绵不断地流淌出细长的面条来。王阿姨把流出来的大捆面条挂在手臂上，左臂一挂，右臂一挂，转身，把两挂面条往案板上一甩，发出“啪啪”的脆响，那是面条被甩下时撞击案板发出的声音，竟如粗壮的鞭子甩牲畜时的动静，响亮而泼辣。这声音可真是带着满满的富庶气息，想想看，这可不是真的鞭子抽牲畜，这是面条啊，面条是粮食，粮食能打出如此响亮的声音，可见得这粮食是多么富足盈满，就如馒头大得砸得死人，饼子厚得压得死人一样的道理。粮食一多，后果也是十分恐怖的。但这恐怖，决不带丁点儿凄凉，这恐怖是颇为幽

默的，是满含了调侃和自我解嘲的，是一不留神就会由恐怖变了滑稽的。

王阿姨就在这恐怖如鞭的声响后，拿起一把大刀，在铺陈于案板上的长面条上等距离切下数刀，适才还发出坚硬泼辣的甩鞭声的面条，这会儿却变成了世上顶顶柔软无力的东西，菜刀在它们身上无声地落下，无声地拿起，两米多长的面条便被截成了四段。好了，切面做好了，再做馄饨皮。

王阿姨做完活，东市街上就铺洒了一层金粉的阳光了，大约是六点的光景，东市街前段的百货店、棉布店、五金店和新华书店还没有开门，后段的豆腐店、肉庄、鱼行，包括王阿姨的切面店，纷纷卸下了排门板，露出了店堂里的柜台，柜台后的作坊，作坊后隐约显现的床铺被褥、痰盂马桶的风景来。王阿姨的切面店，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顾客。

近年来，刘湾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切面和馄饨皮的生意越来越好，王阿姨也越发忙碌了。可朱山却照旧在凌晨时分去浦东面粉厂驮回富强粉，然后回去睡觉。朱山一觉睡到中午，王阿姨的早市已经做完了，他便在裤兜里揣上一张两元的钞票，到茶馆里去听书、下棋、打牌去了。泡茶馆当属老年人的嗜好，朱山年纪不大，却跻身于茶馆里的退休工人中，实在是有些枉费了大好时光。这好时光不能叫青春少壮，也该叫正当壮年，朱山的正当壮年就这么耗费在了茶馆里，王阿姨就有些怨言了。可怨言一出口，便遭到朱山的反诘：依晓得哦，我天还没亮就起床，踏一部除了铃不响其

他都响的老坦克到三十多里路远的地方去驮面粉，来回就是六十里啊。我三点半就要起来，我是一夜天不能困踏实的，依没做过这种生活，依是不晓得其中的辛苦的，现在生意又好，面粉一驮就是四袋了，比过去多两袋，一来一回，总归有一趟是顶风的，这里头有多少吃力啊！

王阿姨的气就上来了：我也是为了多赚点钞票，生意好我也吃力的呀。

朱山又回应道：钞票赚多了长虫啊，我只消每天两块茶钱，钞票多了也不能传拨儿子用。

一说到儿子，王阿姨就不敢回嘴了。王阿姨和朱山结婚近十年，居然没有弄出个一男半女，为此，王阿姨一直觉得十分理亏。朱山打胜了嘴仗，拍拍屁股出门去茶馆了，王阿姨只能看着朱山的背影伤心地叹气。叹气的女人总是容易想起当年，二十岁上的王阿姨，一张面孔生得是很登样的，初中时，她被男同学私下里评为班花。现在，王阿姨做了切面店的老板娘，王阿姨的身上就具备了一个切面店老板娘的鲜明特征。身上穿的是从纺织厂女工那里讨来的白围裙，脑袋上戴的也是纺织厂女工的白帽子，露在外面的脸上总是蹭着一摊摊白面粉，眉毛、头发上也蒙了一层白霜，简直就是一个女圣诞老人。

王阿姨在切面店里的窗玻璃上看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女人，这个女人眼皮浮肿、眼袋突出，眼角的鱼尾纹挡不住地扩散而开，一副憔悴沧桑的样子。王阿姨心里便生

出了一些莫名的酸楚，酸楚过后，她便决定，要把失去的青春容颜找回来。那时候刘湾镇上的人们，还没有学会用化妆品，镇上也找不到一所让女人们改头换面的美容院，唯一一家理发店，也只做剃头和电烫。既然是唯一的，那就必须选择这家理发店了。

这一天，王阿姨做完早市，去了一趟西市街的理发店。三个小时后，王阿姨头上顶着一朵乌黑的大丽花从理发店里面红耳赤地走向东市街。电烫夹子的热量把她的脸烘烤成了一块红烧肉，这时候若是有人伸手摸摸她的脸，手心里的感觉一定是滚烫的。当然，这一天，王阿姨赤红的面孔没有被别人摸过，倒是她自己在回家的一路上不断地摸着自己的热脸蛋，心里的热量更是烈了几成，直烧得她喉咙口发干。

王阿姨从理发店出来，一路从东市街头走到街尾的切面店，走得是疾步如飞，两条并不粗壮的腿扛着同样并不粗壮的身体移动得极快。可她走得再快，东市街前段的百货店、棉布店、五金店和新华书店里的人还是看到了她头上的大丽花和绯红的脸了。东市街后段的豆腐店、鱼行、肉庄里的人也看到了。当然，中段裁缝铺子里的金裁缝，也看到了。王阿姨从裁缝铺子前走过时，金裁缝正在裁一条男式长裤，眼梢里一闪，他便看到了崭新的王阿姨，他一边张开剪刀口子，一边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老妖精，发什么骚。

金裁缝骂完王阿姨老妖精，剪刀咔嚓一声下去，这一下去，金裁缝就发现自己闯祸了。一块好端端的毛涤长裤料

子，被他这一刀，剪得只能做短裤了。金裁缝从未出过这样的差错，可今天，金裁缝开创先例了。这就叫老马失蹄、阴沟里翻船。金裁缝一生气，把手里的剪刀狠狠地拍在裁剪台上，发出了一记钝重的撞击声。这一记声响，把正呆立在金裁缝脚边的芦花鸡吓得“咯咯”叫了一气，翅膀也扑棱扑棱地乱拍了起来。金裁缝的气便撒向了芦花鸡，他伸脚踢向身材肥硕的大花，大花便如受了委屈的女人，奋力叫唤着逃进了里屋。金裁缝心里暗骂的那句话终于窜出了嗓子眼：发什么骚，我碰着赤佬了！

三 倒霉日

幸好，金裁缝剪坏的毛涤裤料是客人从隔壁棉布店里买来的，要是从上海的宝大祥里买的，金裁缝就要特地跑一趟市区了。这事情还不能声张，在金裁缝的开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很丢面子的。就好比木匠家里的凳子折了脚，裁缝身上的衣裳脱钮襻，这都是行业里的笑话。金裁缝是不能让人看笑话的，所以，金裁缝决定自己去买一块这样的料子赔给人家。

因为剪坏了顾客的裤子，金裁缝的心情糟糕极了，作台上等着裁剪缝制的料子还有好几块，做活计的心思却全没了。金裁缝竟也忘了给他的母鸡们撒吃食，大花饿得咯咯叫，小白饿得缩脖子呆站在鸡棚角落里，只有二黑，依然又

是挺胸又是撅屁股的，寻野食的货，倒是不受主人心情的牵制，过得惬意自在。

晚饭，金裁缝倒是没有亏待自己，他给自己做的是红烧咸带鱼。前段日子有一位顾客请他做衣裳，给工钱时还送了他一条咸带鱼，金裁缝没舍得吃，他把咸带鱼挂在了后窗口。从那天起，只要一入夜，豆腐店里的虎纹猫就每天在他的后窗外徘徊仰望，简直像罗蜜欧在每个夜晚到来时，去朱丽叶的窗外求爱，持之以恒、忠贞不渝。豆腐店养猫是为了捉老鼠，豆腐店里黄豆多，老鼠就多，老鼠吃黄豆，猫捉老鼠，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由于金裁缝家的窗口飘扬着一条如旗帜般的、散发出强烈的腥风膻气的咸带鱼，豆腐店里的猫，便因此而玩忽职守了。

因为心情不好，金裁缝停了活计，干脆躺到里屋的小床上睡觉去了，这一睡，居然睡到了天黑。金裁缝是被后窗口“窸窸窣窣”的动静弄醒的，眼睛一睁开，他就猜到了后窗口发生了什么事，于是，金裁缝像一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子一样一跃而起。事实上，他的确还算是个小伙子，没结过婚的男人，四十不到，自然是活泛的。他向着后窗猛扑而去，虎纹猫闪身逃脱，咸带鱼应声落地。金裁缝拉亮电灯，两尺长的咸带鱼被撕咬掉了尾部半尺长一段，剩下一尺半长的前段正躺在地上，一如既往地散发出咸带鱼特有腥臊气。

金裁缝觉得，大约这一日是轮到他交霉运，剪坏了裤子不算，还让豆腐店的猫偷吃了半条咸带鱼。金裁缝虽然年纪

不大，但头脑里还是有一些老式的迷信观念的。他认为，在倒霉的日子里，干脆自己主动去寻找倒霉，那些意外的倒霉就不会找上门来了。这是浦东人的传统，比如谁出门买菜时在菜场里跌了一跤，买完菜回到家，发现又掉了钱包，一不过二，二不过三，连遭三件倒霉事，霉运才能过去，现在只发生了两件，跌了一跤，掉了钱包，还有一件没发生呢，家人或者隔壁邻舍就会主动替他出点子：拿只碗出来摔摔碎，就满三件了。于是，那人便从自家的菜橱里拿出一只蓝边碗，找一块相对坚硬一些的地面，把碗托在手里，高高地举过头顶，猛烈摔下，碗破成百十个碎片，行了，霉运过去了，接下去就可以放心走路、吃饭、睡觉了。也有碰到意外的，不知道是碗太结实还是真的老天为难，那碗摔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居然不碎。这人就多半会面色夹白起来，碗不碎，说明他今天的霉运是躲不过去了，或者说，他今天要遭遇的倒霉事，远比摔碎一只碗要恶劣得多。也还是有自欺欺人的办法，就是换一只碗，找一块更加坚硬的地面，再摔。这一次，多半不会摔不碎了。但终究还是不放心，走路怕被车撞死，吃饭怕被噎死，睡觉怕醒不过来，一睡就睡到了阴曹地府。

金裁缝把客人的裤料裁坏了，金裁缝的咸带鱼被豆腐店的虎纹猫偷吃了一半，这是两件倒霉事，还有一件没发生呢。金裁缝决定，把咸带鱼烧了吃掉，他就完全少了一样财产了，少掉一样财产，那可不是倒霉事吗？决定一经作出，

金裁缝就开始操作起来。

咸带鱼，金裁缝是红烧的，加了几瓣蒜子，很是下饭。为了把咸带鱼完全消耗掉，金裁缝多吃了一碗饭。待咸带鱼全部进肚子后，金裁缝才忽然感觉心头通畅了，原本堵得慌慌的感觉消失了，情绪也好起来。情绪一好，金裁缝就决定要开夜工赶活计了。于是，那一夜，金裁缝的铺子里一如既往地灯火通明。

脑袋上顶着一朵乌黑新鲜的大丽花、左手拿着一块缎子布料、右手拿着一盘晒干的切面的王阿姨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金裁缝的铺子里。金裁缝抬头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招呼道：来啦。

金裁缝心里还是有疙瘩的，白天就是因为顾着看这个女人头上的大丽花，才把裤子裁坏的，现在，这个女人居然找上门来了。金裁缝心里不痛快，但他还是有着一名裁缝的职业道德，他像对待每一位顾客那样，对王阿姨说：想做啥衣裳？

王阿姨羞答答回答：金师傅，这么晚还来麻烦你，日里相实在忙得没空，只好夜里来寻依了。王阿姨说话时脸红扑扑的，这红，与白天被烫发夹子的电热烤的红是完全不同的。那红是干燥臃肿的，这红是湿润灵巧的；那红是由外到内的，这红是由内而外的。总之，此红非那红，所以，这红，看起来也让本已有几许苍老的王阿姨颇具了几分丰韵。

金裁缝一脸严肃地挥了挥手，表示他对夜间来客的宽容